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象鈔卷七至九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木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包文訓

欽定四庫全書

易像鈔卷七

明 胡居仁 撰

訟不利涉大川彖曰入于淵淵坎之坎窞也小民无知而在陷上无道以拯之非擠入之于淵而何下險而好訟自入于淵者也上以健制險而成民之訟入人于淵亦自入于淵者也

乾坤後屯蒙需訟四卦不先凑乎學問斷无入門之日

屯蒙震艮坎合以有事屯以天地生命起念纔震動都是盈滿之雷雨蒙以宇宙學脉起念纔艮止都是湧出之山泉需訟乾坎合以有事需險在乾外時刻以樂天循理為事而以利涉公之於天下訟險在乾內時刻以見過自訟為事而以利涉先之於一己屯與需便是文王視民如傷事蒙與訟便是文王望道未見事堯舜兢業過一生仲尼潛心文王俱首在此君子以作事謀始乾道心也坎人心也人心纔動便危

原始有謀全體道心即事即心即心即天天謀為謀

謀在事先

歸逋竄亂歸二逋无初與三逋釋為竄逋亡也逃也竄匿也藏也改易也坎為穴初三兩陰如鼠入穴逋亡自

全為竄

鞶帶即禮之所謂男鞶革也以為命服蓋繁纓之誤

訟爭也又責也終凶訟人而忘自訟責人而忘自責如

書之所謂怙終故凶初不永二四不克方訟人即自

訟始訟人終自訟者三食徳如為人子不見父母之非為人臣不見君上之非為人弟不見兄長之非自訟有得故曰徳從舊如此不是從新如此故曰舊徳五則全以大人正己物正之道率天下故元吉上乃所謂聽訟之人以威服人故不足敬

需二曰小有言終吉訟初亦曰小有言終吉大有言不得小旡言旡不賺入鄉愿路頭去也人謂寧百取譏於流俗毋一得罪於先王謂之寧取亦未安流俗之

百譏小之言无非箴規藥石如需之相須而訟之自

訟乃為得之

訟初不永所事猶在事上醒頭訟三食舊德則已進而

有得此小言與貞厲之别

䷆

地險民衆有聚衆據險之亂應有統衆平險之治故一

剛動於險內五柔順於坤外統衆以平定之曰師毒

音篤詩亭之毒之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一曰化

育之意一曰完厚之意漢儒誤釋爲害音犢便謂以義動民雖毒天下亦可爲遺害不小地中有水疏曰見地包水象其爲容畜不然當云地在水上或上地下水水上有地

否臧凶蘇氏曰師出不可不以律否則雖臧亦凶以律正勝也不以律竒勝也能以竒勝可謂臧矣然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故凶

左次无咎凶事尚右惟左是次宛然長子丈人之心所

謂殺人衆多以悲哀涖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皆其能事故无咎不然是樂殺人也此輿尸之所以為凶也師或輿尸凶范文正公與韓魏公為經畧安撫招討副使約公進兵公曰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某未見其可魏公舉兵入界次好水全師陷没魏公遽還至半途陣亡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哀

慟聲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

聞而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李伯紀曰諸葛亮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云云夫君子

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誠以寇

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小人在朝蠹政害本根浸長

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

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

元稹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今宜留神照察

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矣

師上曰小人勿用小人在内既三曰小人勿用小人在外李伯紀曰君子小人若氷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

在師中吉无咎師衆也即民即兵即兵衆即民衆无兩般能以衆正可以王二在師中便其人是為順治威嚴樽俎折衝有備无患有征无戰之王師象所謂丈

人之吉惟此故无咎初出以律有征无戰纔失律非
乘人而揜不備必殺人而尚首功輿尸兵凶戰危殺
馘斬獲多所謂一將成功萬骨枯世或獻馘獻囚盛
張功伐聖人以為大无功此王霸最嚴之辨四左次
師不能無出出而不失師中之意故曰未失常五田
禽利執止於講武不是觀兵長子帥師止於有征原
來无戰戰而輿尸即全捷損人多故貞凶上大君有
命曰正功全是正此師中之功小人勿用初失律三

輿尸小人之所自入有此兩實上佐命之臣操用人之柄者故特以示戒

舞干苗格因壘崇降蠻荆來威淮南寢謀兵以不用爲威上之所謂正功正此但如後世之斬馘爲功皆首功而非正功皆後世雜霸雜夷之師而異於所謂王師

四左次與三輿尸全反止是屯宿在那裏又且是箇左方何待交兵而戰即有匡王定國之功又必遜避非

居故无咎故曰未失常易筌三四皆副將三以陰居剛故躁動而有輿師之凶四以陰居柔故左次以聽主帥之令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這還是輿尸中事與文王伐崇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氣象殊遠故自昔說詩以魯頌為變

王三錫命或見後之為師專于討有罪而不知古之為師惟是命有德有五服五章之天命而五刑五用之

天討在其中有公卿大夫之錫命而方伯連帥之錫命在其中如一邦有良牧一邦銷亂於未萌制勝於不戰而一邦安萬邦有良牧萬邦銷亂於未萌制勝於不戰而萬邦安古之王者之為師唯如此三錫命本於天惟有德是命上有命本於王終不忝厥命王惟命德君道上更防小人臣道小人勿用亂本永弭開國承家錫命之寵世世為光萬邦永懷也夫師或輿尸象曰大无功陳圖南先生詩愁聞劒戟扶危

主

蘇氏曰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常自不以律始不以律而以奇勝其人豈可與安居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此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

師上大君有命上是大國之君又衆小國之君所待命者有命總以三錫之王命為命其平日為師不在邊

境在朝廷不在兵衆在紀綱不在威强在德業能以一邦之衆自歸於正推之萬邦皆然殊不以首功為尚如所謂輿尸者然象故曰以正功

䷇

原筮原以高平為象實即原泉之原五非險陷之地而為高平之原蓋地上有水象分散而流五其從出之原耳文言盈缶惟有原故能盈也比五原放乎四海師二出在為時雨與屯蒙需訟之二五俱同義筮比

如无五原洇可立待何元永貞之與有後夫凶惟乾五有先天之能事自乾五外惟比五可與先天之能事後夫猶言後天其道指先天之道比五止為後天則先天一脉遂幾絶於天下矣故凶故曰其道窮若大有六五止是後天能事故曰順乎天而時行也乃終有慶无成有終用六永貞以大終終事是全坤之事比不但下體是坤并五爻俱全坤之體故旁初下順曰終來上逆而不順便曰无所終非但

上无終并下四爻而俱无終也

易筌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古謂諸侯之不朝貢者為不寧比之世不寧之侯亦方來而不已故曰上下應晉康侯來朝諸侯也康與寧同義又坎險多憂故為不寧之象

比象言原文言孚言首似一脉凡地上之水或為斷港或為絶流或如溝澮之涸可立待此无原者也或汎濫横流此不歸原者也无原與不歸原皆水地无孚

不成比者也以圖書言一六共宗而位北以卦言後天之坎位即先天之坤位故比初即稱有孚水地原比原有孚也曰然則水原固在地乎曰水原竅於地而生於天天一生水五其原也故從五而言既曰原筮又曰元永貞也易原始要終為質人之於首也稱元首上以五為首原與元之義俱備焉无首要終不為斷港為絶流為溝澮立涸之水即為汎濫横流之水而已矣地上有水之水不如是故曰无所終又以

井推之比五顯地内隱而水外顯也井五寒内巽夏令而外坎冬令也比上无首比天水天水下澍以滲地而无也井上有孚井地水地水上溢以升木而有也此實象亦實義也

大人首繫于乾二五未有不剛健中正而可為大人君子首繫于乾三未有不日乾夕惕而可為君子小人首繫于師上則知戈矛鬭怒无不為小人矣匪人首繫于比三則知依阿洪涊无不為匪人矣

古者大辟之刑身首異處比之世天下一君上不歸王化甘心做那悖逆不順之民犯的是大辟去首之刑即幸而漏網首終不可保其有故凶故曰无所終亦為險極之象

王三錫命初不及於致討王用三驅必然解去一面此王之所以為王師得之而萬邦懷比得之而萬國親也

比吉上坎為天險不可升尊卑上下之制截然在上這

那是險都是不可犯之分義如有不輔便无主了有
不順不從便都做却逆亂之民了如之何其无比故
曰比吉下不可无上為之比地不可无水為之比先
王建萬國親諸侯教萬國之民各親其諸侯以為之
比如地上之不可无水
比之匪人否之匪人天下无人道之患莫大乎下不順
從莫大乎內小人而外君子孟子故曰人莫大焉无
親戚君臣上下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險中有陷曰習坎天機飛舞在此險中有順曰比萬國
治安在此險中有動曰屯滿盈雷雨在此險中有入
曰井盡人无渇在此險中有健曰需彌天慶雲在此
險中有說曰節四時不忒在此險中有止曰蹇泰山
四維在此險中有明曰既濟長夜晝旦在此
師田比驅總无安意肆志可弛儆備之時然師貞要終
比元原始師以律臧比以缶孚師二如禹征苗湯征
葛武用介俱在師中比五如禹陟位湯建中武垂拱

俱履尊位故比言王惟五而師可以王惟二比三驅以簡下順之坤民欲萬國永有親輔之樂師三錫以懷上順之坤衆欲萬邦永无鋒鏑之憂比下三爻皆範王驅以相親而三以匪比為傷師上三爻皆承王命以令衆而上以用小人為亂匪人小人何在曰王之左右不可盡曰為匪人而別无一君子然城社是憑狐鼠分多師之三比之上凡皆君側乘剛極險之爻也師三近銜王命而師上為應爻比上近握王章

而比三為應爻師上應三有援在內或衆得為政必矯命雄行比三應上有援在外如輔車相倚亦載胥及溺師上衆為政而煩有徒干戈滋大故曰必亂邦比三非所親而失其身千古遺恨故曰不亦傷

宋永亨曰易於乾坤二卦之後繼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卦皆有坎聖人防危慮險之意深矣

䷈

小畜之上稱尚德无取說腹之力爭見其異於四履初

稱素不顯說乾之能事見其異於三

易筌剛不能制剛而柔能之如衣冠可以化强暴是也

文德正柔順之德不尚威武之謂朱氏定國曰君子

大綱大節原无可議而言動之間少有滲漏小人即

得以瑕摘之故檢點議論飭厲躬行正防奸之善物

也　徐子曰一室盡男子而無一婦人其家必不成

一軍皆擐甲而无一輜重其軍必立散故畜男必以

女畜衆必以財畜陽必以陰也卦中曰雨曰血曰妻

曰富曰婦俱陰義俱畜陽義

䷫

九卦以履為首一菴唐氏曰人當下進為只從脚踝發軔此是學者第一步這處躐等縱飛輪神駿之功枉費心力天下古今不少英雄俊傑昂首軒眉弘希玄覽只未得著實脚踝趨趨步步徒作一塲想像話頭現弄影相耳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明道先生十事劄子古者冠婚

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别莫敢僭踰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别貴賤既无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

呂氏祖謙曰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干天子之權諸侯不敢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九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

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逼上无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内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龎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讀晉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為當

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
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无別焉民
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
也
履初素履二坦坦先是見得上下尊卑之定分有凛然
不可一毫踰越者在故率循初分而履之為素恪安
二位而履之為坦坦之道即有履剛和乾能事而殊
不見其能此所以為說而應乎乾此所以為履虎尾

不咥人而亨三咥而凶只為犯一能字武人為于大君是聖人哀其志而取之三原不敢犯分只寧咥而凶之武人異於所謂履坦之幽人耳

中庸素位一章履初一爻可了崔仲鳧曰隨分而止人之大美非分而求人之大惡

履道坦坦人但不安分便跬步无非荆棘

小畜巽風行天之上披拂成章故象文履兌澤在天之下高卑有等故象禮畜以陰制陽而受畜者三履以

陰履陽而被履者四剛應柔而其文著柔履剛而其禮嚴文禮一原也_章本清

夬上乘五剛之小人履三應五剛之武人履五亦為夬決説不易入故貞剛果自遂故厲

畜上尚德德莫尊於乾上能尚而巽之故成載履初素履乾原无可加飾初惟以素履之故往吉如畜四有制乾之意便反目履三以和乾為能便咥剛柔大分之不可易固如此

易筌乾為虎四乃其尾三言履虎尾謂三往履四四言

履虎尾謂三來見履

孔子言求志孟子言尚志天下未有无其志而有其事者易凡言志處志即士君子未見於為效天下之動之事也或乃曰爻以位為志如履三言志剛却補出才弱履四言志行又謂九雖剛而志柔似屬蛇足且聖人明言剛柔相易不可謂典要令說易者不知六爻相雜之有主而但以爻位之剛柔言當與不當止

執一爻以論爻而不通六爻以論爻是一爻之變未適也何以通之三百八十四爻乎哉

履道坦坦程子曰面前境路常須令寛狹臨使人難走履上旋周中規折中矩視履履頭有烱目夬履履頭有硬尖

夬履貞厲三言未必中正然何莫而非五之良藥也君上而決此忠讜必日遠朋友而決此直諒必日疎

處眇跛而自以為能固凶然而視實不可忽於眇也履

實不可忽於跛也於眇无忽全明者固可知矣於跛无忽正行者固可知矣人以能自居則病而能无一之可廢則取人之道也此夬履所以為貞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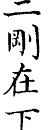
擬履三為秦政項籍誠不倫或曰其志在統攝諸剛而為之君亦且不止於將矣若然是為柔乘剛豈曰柔履剛是為逆而抗乎乾豈曰說而應乎乾是當為賊為亂何止為眇為跛象曰志剛明其志在應乾而和剛此豈斧鉞之誅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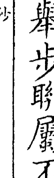
夬履還是當夬還是不當夬若是當夬何以有貞厲之戒履五固說之以道則說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視三為匪道是以直如夬之決去耳不知三說止是眇跛不是匪道眇一目小耳豈明匪其明不以道之視跛足偏廢耳豈行匪其行不以道之履象言不足以有明不足以與行因眇跛而輕忽為不足五所以夬五所以為貞厲

履二與五正應五以純剛至健底性居於人上要他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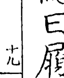
教和說平易極是難事故說一个坦字不足又將一个坦字來添而特謂之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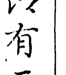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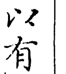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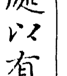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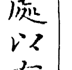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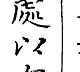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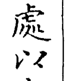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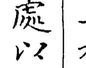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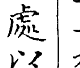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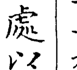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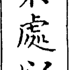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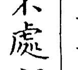
履臨相綜看履初素二幽臨初二皆咸第以說意上和以說意上咸耳未開說口也開口而說在三履三見能四愬五夬上考於三皆有裁而於剛說兩爻若默為之應臨三有甘四至五知上敦於三皆弗入而於剛說兩爻无弗受其臨以履三雜撰巽入上三爻皆乾剛兼有斷制臨三雜撰坤順上三爻坤柔惟謹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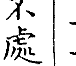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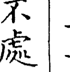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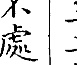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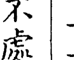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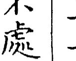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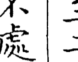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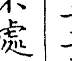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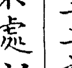






從耳

姤包魚與瓜遯畜臣妾否離祉觀生剝得輿夬遇雨壯決藩泰包荒臨咸復无祇悔匪得數義而存之其於處小人之道未有不失者

履四愬愬愬三而應初五夬三而貞二上旋三以下二初皆以三位不當之故畜初復復至五上履上旋旋至二初君子以同道為朋故如此

履不處以有二剛在下人舉步聯屬不絕曰履又藉足

必及地有所承藉而始得進曰履履三匪藉二初固
无以行進而説應上乾也
易筌視履者進步處時時著眼離視以為履者冥行耳
☷☰
泰之上下交以五二君臣為主若四與初上與三截然
有君子小人之辨消長之分者
易筌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故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君子在内爲主小人在外爲客便是泰聖人豈不欲人
盡君子无一小人顧君子小人相間世界凡有六十
二純是君子若惟一乾純是小人亦若惟一坤耳
泰君子道長貞乾也前乎需訟受坎磨盪小畜履受巽
兑磨盪後乎同人大有受離磨盪无妄大畜受艮震
磨盪乾之兼體全用六子固如此又統三十六論之
前乎泰一六後乎泰五六終之視始工夫若五倍然
原始爲君子易而要終爲君子難又如此

朱氏定國曰泰内陽外隂以君心所存言理欲之分内健外順以君身所為言邪正之分内君子而外小人以君所用言賢奸之分

動陷止皆以貞健入麗說皆以明順内健體立外順用行求人心无泰不可得巳求世道无泰不可得巳

泰朋何亡合以尚五即不如娣袂之良之用心凡包荒馮河不遐遺非己之能而初與二之能故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或曰古之建官曰公孤公无私孤无

朋然觀元祐諸賢不和遂為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遂為崇寧小人所乘紹興趙張不和遂為賊檜所乘以是知泰二之言朋亡蓋以得尚中行為朋亡如坤之言東北喪朋耳

泰河凡小人訣說奸邪讒諂之言一不察便足流禍如千里之堤潰以蟻穴是以君子在有所必馮

泰三艱貞无咎大有初艱則无咎噬四利艱貞吉大畜三利艱貞大壯上艱則吉明夷彖利艱貞艱難也根

也如物根也

堯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謂帝乙始制王姬下嫁之禮殊誤

帝乙歸妹五處上君位二處下臣位言君臣則堂階之分猶嚴言帝妹則魚水之情至篤以祉從中而左右四上為以以陰必從陽以順必承健以小人必事君子以娣必尊君又如閽寺必統於冡宰宫中必監於丞相自内自外无一人不禔之以福是為泰五之元

吉

君子之於小人通可同不可不惡不絶皆通義雖泰交

通耳不同也通所以亨不同所以吉故泰之彖曰小

往大來吉亨朱子曰若論陰陽須二氣交感方成歳

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須消盡盡去小人盡

用君子方能成治

泰四翩翩疾飛貌又往來貌急于奉公朝夕不暇啓處

不遑也不富忘其家計忘其身圖也初于三陽同類

一德一心以其彙也四于三陽非同類左之右之无之不見其可親以其隣也法度明章程一君子不煩告戒小人无不委心承聽輸志說從不戒以孚也不戒以孚小人輸誠以事君子于内勿恤其孚君子推誠以任小人于外惟泰交之三四有此

泰五歸妹五為震帝乙也二為兑妹也二曰尚五曰歸泰交之象也今解作帝女下嫁帝乙爻下添出一箇帝女已屬蛇足且二雖剛泰之臣也以五嫁二二為

夫五為婦五尚可南面而稱帝乙否

帝乙歸妹不是帝乙始制王姬下嫁之禮或是帝乙始制歸后之禮娶妻必親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而親迎也意古者天子亦親迎至帝乙始為歸春秋桓八年冬祭公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意唯天子得歸諸侯仍親迎春秋諸侯不親迎俱有刺譏政以明其僭耳

泰曰朋亡解曰君子維有解此為第一然坤言得朋蹇言朋來解亦言朋至斯乎慶歷中上與執政論朋黨事范希文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趙閱道為殿中侍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德傳欽之事英宗一日奏事殿中英宗問

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公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敬納其言三言俱通易旨

䷋

泰時之小人在外方消之小人願交君子之小人通君子之小人否時之小人在內方長之小人不欲交君子之小人阻抑遏塞君子之小人小人只阻抑遏塞君子不使之通便是極惡大罪了其他嫉妬傾害更不須說

儉有作斂者易筌曰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嬪嬙可以養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不可榮以禄如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之謂非戒君子也

凡草茅初進之士陽剛之必為君子固无疑其質之陰柔者方其初進亦豈遽甘心為小人故否初猶以貞望之惟兩箇陰柔合并來則小人巳成又添一箇合并來則全是小人道路别无君子道路可望行走也

人之為人抱陽負陰否内陰外陽便是匪人之象

剝以上一爻為乾之貞初二皆有蔑之象故凶否以外三爻皆為乾之貞非内三爻所利故曰不利君子貞

君子自无不貞也

泰内乾三爻之為君子不待言否内坤三爻雖言小人但肯貞于從君子无不吉亨初无茹與彚之足拘蓋君子小人止于邪正上分不是陽與剛必為君子而陰與柔必為小人也

易之分别君子小人于否泰見例大凡三箇陽剛正大之人合為一羣其為君子之道不問而知矣三箇陰柔私小之人合為一羣其為小人之道亦勿問而知矣

包承以承為包皮膜外包包羞以羞為包心術内包聖人以小人吉立包承公案吉其承開小人遷善之門小人其包醒君子鑒人之目

否初拔茅无以異于泰初小人之初人人君子也

傾否上之時當傾九之剛能傾傾謂倒而向下也

大人否亨象曰不亂羣這羣是亂不得底休否大人吉

休之義與怨疾憎惡反但有怨疾憎惡便是自捻亂

自速亡之道當否而有苞桑之繫全從休上植根休

天包之量惟天有休命惟大人有休否惟君子日休

惟一个臣休休

薛文清言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凡陰肯麗陽便都是福之所止故泰五以歸妹言祉否

四以疇離言祉

大人否亨曰不亂羣君子不與小人為羣乎曰有羣之時无亂之日且物以羣分人但知同之為羣而不知分之為羣也

位不當履三咥臨三甘睽三曳兌三來孚三鼓罷否三羞豫三盱噬三遇毒震三蘇蘇未三征晉四碩鼠萃四大吉豐四蔀小過四遇之大壯五喪羊以三言不當者十以四言不當者四以五言不當者一大抵兌

震二體為多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言動不當无一當矣若小人則不消做出别樣罪惡然後為不當但安處于内竊據高位恬然不動便要將一箇乾坤都闔殺了也

泰否分别君子小人王巖叟字彦霖大名人舉明經事宋哲宗言用人之際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係又曰陛下令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无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

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无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耳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无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則成否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此最

不可不察劉元城先生安世字器之大名人事神宗

哲宗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言无不盡每以

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嘗言徽仲堯

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氷炭故開倖門延入

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説果何益乎世以

公為知言

否五其亡其亡合三剛君子教戒之繫于苞桑危安其

位亡保其存亂有其治也

張魏公浚入見宋高宗親書否泰二卦以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趨向亦同曽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禄詭詐之跡莫可跡究故或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内外符合以信實其口人主于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天原其用心而巳又曰臣觀否泰之理起決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于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

畫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
而起矣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
德正厥心于上臣知其將可以為泰矣異時天道悔
禍幸而康寧則願常思其否云
朱子序潘義榮集天地之化包括无外運行无窮然其
所以為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
往來闔闢升降浮沈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
不可一日而相无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

物之情其所以為説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黜抑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暗剛者未常不正而柔者未常不邪剛者未常不大而柔者未常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于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

易筌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善類一着

泰否之初俱象拔茅因泥包匭菁茅包茅不入又大過之初藉用白茅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諸語自昔相沿俱以用人彚征竝進為説似與泰否初旨无干泰初之茅拔人對外三陰言否初之茅自拔就内三陰言泰之世萬物通矣然不虞為間不用則茅塞之乎諺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須是連根而拔又須是連類而拔治地而使土无不開由是治人而使人有可

用由是是為泰初首義二乃際天所覆為包極地所載為荒初拔茅如分畫而治之事二包荒如統均而治之事又恐襟帶包終不周壍决梗圮時作須用馮遡固不可泄遠尤不可忘須不遺坤朋可得可喪乾主在應首出須用亡至于三益不敢易視土宇之平治而謂无陂无復既艱又貞是為泰三爻乾道大來之作用否之世萬物不通矣然得无茅塞之患不在人在己不在身在心乎急須自薙其根又盡芟其類

以坤初氷霜之志自勵乃不失其貞而得亨是為否初首義二當天地不交之中一味以地承天當上下不交之中一味以下承上以臣惟知有君不敢不承以婦惟知有夫不敢不承以小人惟知有君子不敢不承這是小人吉底道路若以坤二直方大之道論天施而後地生夫先而後婦從天氣不下降地氣自須收斂而不上升夫男不下女婦女定須貞固而无妄從男小大不竝立承則小而吉否乃大而亨出乎

小人入乎大人守得徹骨寒豈無撲鼻香是之謂亨

三時位當閉塞之極无章可含惟有疾可藏汚可納

垢可含辱可受曰包羞如此與初貞二否亦同凡皆

君子路不則便如歐陽公責高若訥謂其不復知有

人間羞恥事乃為徹底小人是為否三爻坤道小來

之作用以乾坤陰陽分内外泰内皆君子否内皆小

人聖人已為分別明白如何可混然小人回頭便是

君子小人惟否非其否而不知有君子儉德之否大

人不亂羣之否遂卒為小人耳若知得小大惟人自取乾道坤道分量不論否泰一般可為君子遇泰則泰而有泰之吉亨遇否則否而有否之吉亨天地度量自寛聖賢門戶亦寛終不過為分别而忍棄一人于小人之歸也

否儉德儉約也節也制也初拔茅便是兠根厚自芟柞約己節己制己真工夫如此身世任他閉塞方寸却自開通此即大人否之根基故曰貞吉而首與其亨

孰為否初之茅曰无如榮禄盖富貴利達之毒入人心髓久矣榮禄根直截拔得又推類而无不盡此心更有何物可入若有一絲榮禄根未盡榮禄類未充或不自拔而為人拔根株終在終喚做茅塞萬物自通爾却自塞世道盡泰爾心獨否人自不察耳

泰亨豈非大人事惟到否亨其大尤見故否二即係以大人既示君子處否之道尤以開萬世小人出小入大克念作聖之門

陽長至五然後决陰長至二便遯陽不為陰用剛不為

柔用君子不為小人用夫主不為臣妾用中國不為

外藩用乃天地之常經冠履之定分古今之正義于

此无失方存劄得一箇君子住四曰好遯反乎好必

歹矣五曰嘉遯反乎嘉必隱矣上曰肥遯反乎肥必

瘠矣于君子宜何居聖賢每言无道則隱默容含藏

卷懷獨善皆遯義二陰君子小人二四分分已遯三

陰君子小人遂至相半于德且儉難敢不避禄即為

辱何禄可榮否五休亦畧如休官休致之為休連世道責任也須放下君子非忍忘天下天下自不用君子君子固无如之何矣在遯而嘉在否而休非純乎天德全體乾剛恢乎有大度者不能若四隂成觀而曰我生五隂成剥而曰得輿巽與止之德視之乾健不逮故遯嘉否休亦若非其所優為耳

泰小往大來吉亨否大往小來爻曰大人吉大人否亨可見君子之為君子進有泰之吉亨退有否之吉亨

否吉无異于泰吉否亨无異于泰亨而世或有以出處進退生二見亦不勝其自待之小矣

否彖明言大往小來二爾來為主之爻也既已名為小人何又以大人與之如乾二五革五以剛爻名大人然蹇上柔爻也亦名大人如訟蹇以剛卦稱大人然離萃升困巽皆柔卦也亦名大人至于坤二曰直方大坤三曰知光大臨五曰大君師上亦曰大君見大人分量人人具足人卒自安于小人耳

位正當如履五否五兑五中孚五以噬渙例之噬五曰得當渙五曰正位則有正而不當有當而不正又有但得當不言位者正當係之位是就位言正言當如比五隨五巽五曰位正中又就位言正言中正同而當與中有別則當不可以混中中不可以混當不言位但言中正如姤五井五又如訟五豫二晉二艮五言中正加一以又不同言位曰正中既正又中不言位曰中正中先于正中重于正履五兑五中孚五以

道非道之說混雜甚否五小人閉塞甚非正不足以
消其邪邵子詩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非如當門當闗之為當不足以當正與當不是憑虚
形容得令人望之而若有儼然植立者在故特言位
位正中中義渾成位正當當有力量此正當與正中
之辨不言位則以德論矣
凡地上一日无人闢治必草荒如莨莠不去嘉穀必不
可得而樹故泰否之初俱以拔茅為第一義泰通一

通百通征正行也以正道行也泰初是无欲真脉一切染不得直頭正行无之不吉否不通須漸次為通其分量與泰初不同惟貞然後吉天下大務唯田與桑天下大患唯凍與餧泰三陽生長之卦屬春夏泰內乾若先男教二曰包荒三曰于食若棲畆被野朝饔夕飧使民无餧之事否三陰生長之卦屬秋冬否內坤若先女教五曰包桑四亦曰疇麻田為疇若以麻以桑可績可蠶使民无凍之事桑麻都是寒具耐

得寒守得暖耐得否守得泰此便是在否吉亨之義

否中有巽為柔木即桑象象易聖人一字都是實象

實義

否初拔而貞茅根都去了茅類都盡了尚須貞不貞始

于拔中于承極于羞如王安石榮祿官爵都不入其

心却附會周禮以利承君引用兇邪塞盡賢人君子

之路天下人无不切齒怨惡猶傲然自賢自智跡其

節槩寒于氷霜總不謂貞總是承羞一路人宋祚之

否卒以是人致小來之戒其嚴如此

楚辭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從容富貴以偷生乎又

荃蕙化而為茅孟郊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蓋此皆

拔茅包羞可証之義象

承與羞是從古來小人一線氣脉只世間生出此等人

便將賢人君子否塞盡便將世道否塞盡否之匪人

總罪在小人之辭不利君子貞君子小人總不相能

總不相為用之辭

凡尊君卑臣之世都是否世上有驕下无諂上有陵下无援秉道執義不少回狗便是皎然大人風範曰否亨隨否淺深俱斡旋出通路惜乎三代以下人臣俱不足以語此承意沾滯未盡可羞面目終在小人窠臼終跳不出否亨事業殆幾絶響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便是否亨大人第一義然則一无承乎曰坤承天蠱承德承以天與德何害于承若否之包承所包惟承萬分善承皆小人于己无失之

事于世道何頼以致否塞沉痼曽无通路便在此故小人之吉便是君子之否便是世道之不幸有大人者舉世承大人否決不亂于小人之羣天經頼以不墜地維頼以不裂存劉得一箇君子㕡立乾坤路住

便喚做否亨不是身否道亨亦不是惟否乃亨

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弗為包承小人吉大人弗為否是小人道長小人成羣之世于外君子中做得箇休否大人猶易于内小人中做得箇否亨大人更難觀

五曰位正當二曰不亂羣便見位正當有四不亂羣惟一從古難其人唐之狄文惠梁公似之

問君子否亨乎曰君子否否貞否貞外君子一路分青理白君子做得徹若置身小人羣中獨能不亂做得否亨事業此非大人未易與也

易像鈔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易像鈔卷八

明 胡居仁 撰

☰☲

同人于門武王門銘敬遇賔客貴賤无二

易荃二五同心同徳物猶間之則知父子君臣間以間而離者多矣故師莫大于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于小人而敵國為易

瞿氏九思曰乾之大象當用乾字而用健字六十四卦

竝无應乎坤應乎離應乎坎應乎震應乎巽應乎艮應乎兑而獨同人履曰應乎乾亦竝无坤行也離行也坎行也震行也巽行也艮行也兑行也而獨同人曰乾行也然考震六三爻亦曰震行以先天乾兑離震俱屬陽儀故惟離兑于乾可曰應乾亦惟同人震可曰乾行震行若天行但曰健不曰乾六十四卦无一非乾之分體莫尊于乾而不言乾是為乾以君之之大義

䷍

大有初无交害不以有交五上自天祐之以五惟信是履惟順是思又惟賢是尚是以特有自天之祐亦初不以有為五之有无此初所以无咎而上所以為上吉

同人之初惟恐二專麗乎初以為同與之為出門之同大有之上惟恐五專麗乎上以為有祐之以自天之有自天凡頭上目下四旁方寸中盡皆天此之謂自

天彖言應乎天而時行亦自己所居天位之天五與天應得來故上尊五如天以天祐五
晉稱王母離稱王公大有稱天子此尊戚親慈與出地行天之别
比初言孚承地融液周遍之孚大有之初言交天日交初交中之交有孚盈缶比初地之邊下水之窪下或如潮汐之水循環得轉或如泉源之水瀵湧得上原原委委溪溪曲曲流衍洋溢无不周徧充滿斯謂之

盈无交害曰道交初謂之天首交中謂之天尾初原始可謂之首在下又可謂之尾凡日行交道或自内而外或自外而内正當其交處則有陵掩之害而初不當内外之交故曰无交害惟三正當内外之交陰亢陽月掩日每在此春秋記日食之變或外藩侵中國或妾婦乘其夫或小人陵君子三有小人之道將雜撰兑毁以虧蔽體故曰小人弗克小人害

易筌六五爲卦主四陽在下无不應之矣上一陽在上

天之位也而亦應五是天之祐五也繫辭傳云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蓋陽在君上其象為天賢在君上其象為師傅六五在本爻但見其履信思順而已至上九而後見其為尚賢蓋當大有之世羣心皆應未足為大羣心已集而又能尊賢如武王天下大定必得箕子為師而後為大有故大傳以此為六五之全德而象辭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而已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

六五非謂上六為大君小畜上九論畜之道至此而成稱月與婦亦指六四非謂上九為婦也

䷎

有所收斂向内不自滿亢曰謙有而不居曰謙功德在外不自高亢矜伐曰謙屈己下物曰謙貶己從人曰謙篆言艮山之高而在地下是貶抑其尊甘處物下坤地之卑而在山上是推遜卑者使居己上易傳以山降于地地藴夫山合言謙義亦此意

姚宗執秤誠云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存信去詐以公滅私无偏无黨君子似之今按謙言平謙君子之衡也

謙不要于君子之正即柔懦即小人即坎陷此謙初所以用涉大川

誠齋楊氏曰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焉

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功有勞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

謙言天道地道人到勞謙亦分明天地氣象

謙五不言謙而言侵伐或曰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已非本旨或又改侵伐為征伐拘曲莫甚

謙四撝定指乎三之止故无不利豫三盱張目乎四之動故悔

宋氏曰易之利行師也以豫其征邑國也以謙不豫不

謙謂之悁忿之師近之坤為衆非主一之剛莫統豫行師合坤衆有震雷之驚謙行師合坤衆有泰山之安故皆利耳

謙三以功下人是為下際光明是為尊而光謙之四五上又能下三是為卑而上行是為卑而不可踰

謝顯道良佐與伊川先生相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相別有一年做得甚工夫良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

箇罪過方有向進處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良

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

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

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謙五之利用侵伐謙上之利

用行師征邑國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若非盡去其滿

假之盈心與矜功炫能之勝心妬功嫉能之忮心惟

天下之賢人君子是下是後是歸是服謙義終有未

盡終不湊手故有當潛師掠境而侵有當聲罪致討而伐有當以上伐下正其不正以歸于正而征皆此

䷏

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雷天氣出地奮為豫應天之象澤地形下天下為履配地之象又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雷地天地之交統同之象天澤天地之判辨異之象又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豫悔震陽五

陰一陽一陽為主樂由陽來之象履貞兊陰五陽一陰一陰為主禮自陰作之象又曰樂至則无怨豫之刑罰清之象禮至則不爭履之民志定之象禮先樂後故履先豫後

介于石不終日朱氏定國曰人心之天養之以靜則明累之以欲則昏是以心无物而後能觀物心无事而後能見事也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以下交上无卑屈心以上交下无

汚慢心夫是之謂順動順動順天理之動也夫子以是言幾則知周子幾善惡非穩當語朱子為圖以釋之謂幾之正出者為善幾之旁出者為惡更未穩書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動之微猶言萬感萬應无動而弗微也非幾乃是惡故曰爾毋以釗冒貢于非幾

豫五貞疾與介石同義復雷主初正出入无疾豫雷主四不正出恐不能无迅疾恒不死猶言恒不殺二中正介之于下五中貞之于上以貞故恒化疾為和反

乘為應隨地奮出无非生幾震動非暫无疾而不死乃常无疾而不死象謂刑清民服傳言神武不殺朱子曰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皆此

家語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豫與復其所謂吐納雷霆者歟

豫象之大者不害于物又借為樂則作樂薦帝之義借為先則擊柝待暴之義

䷏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唐一菴曰造化機微出入有度宴以休其應息以存其動莫呈窘先則莫考寐後不收寐功則不致窘效

雷澤歸妹澤雷隨澤之于雷必歸必隨陰從陽靜根動之義也

同人于門初欲二畫同乎以上之四剛隨初出門初欲二以應隨五三以近隨四又欲二三與上合隨以君五同人出門凡同皆君子矣隨出門凡隨皆君子矣

門内之同之隨父子惟文周夫婦惟任姒兄弟惟二

程二陸諸先生

門外有剛健之君子同人之初不出與同于同人乎何有門外有剛説之君子隨初不出與交何隨之有

隨五孚于嘉二係子三係夫上係君凡柔必以剛爲係惟剛所下皆可嘉二更專于門内小子之從而弗兼與門外丈夫之事令他日震出有功之子光顯得兑説丈夫之門戶尤可嘉五位正中合以成孚柔无遺

善剛不待言故吉

隨二曰係小子三曰失小子二三皆震出長人之體也止為澤中之藏便如止為門内之婦又震先艮後相反不為震出之長子便是艮止之小子故以為戒隨五孚于嘉剛中說體出震長世聲音顔色悉足以來天下之善以天下之善為善惟人之善是隨而不自有其善蓋與革五虎變事業同革五從烈火千煅百煉鑄成隨五從迅雷夜半一聲迸透

王用亨于岐山天下无不南征之賢人王用亨于西山天下无不西歸之民心人君為天下之歸往舍二端之外无之矣

嚮晦入宴息陳圖南先生示金礪詩常人无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以為息魂離形不動覺來无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知身是夢一日有一客訪先生適值其睡傍有一人諦聽其息聲則以筆墨烏塗于紙如是數次滿紙烏塗莫辨客怪而請問之曰彼

先生華胥調此混沌譜也

王子植曰真息即是真心若呼吸出入之息乃息之末流耳

彬甫曰自古无不同之聖而有不同之時聖人者時之主也天地將闢必有人以開其先天地將閉必有人以禪其後謂人不能違時而一聽其權于代謝密移之運此庸衆人之所藉口不為聖人說也聖人无論時可為與不可為而无不引之為己任隨時之義之

大隨此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取此

西山用亨與嚮晦宴息亦一義如春秋之不為唐虞時也即春秋而為唐虞則夫子隨時之亨與息也

李仲魯曰衡石之為天下貴以其善隨昂隨重不任受德低隨輕不任受怨裒隨多不任受盈益隨寡不任受縮若衡石自避于多寡輕重之外何物之程是為隨初官有渝之大旨

䷑

禮享孰饗鄉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此蠱初之所謂有子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柔行巽入期父母之順于理而不期父母之從乎我此蠱初之所謂意承考從乾父坤母論六爻皆子從上要終而止論五爻皆子有子之分量獨在初初巽主能直要上止也

蠱之取象于幹父幹母欲人知有子道隨之取象于係子係夫恐人淪為婦道先天巽位西南後天坤來居之一擔坤母之責任在巽先天艮位西北後天乾來居之一擔乾父之責任在艮艮任乾于上巽任坤于下乾上坤下則否是為父母之蠱之象六十二卦俱幹乾坤之事于蠱見例蠱元亨而天下治有乾元用九而天下治分量以巽艮論先以乾坤論後巽坤柔之所由入艮乾剛之所由止蠱遂無得乾坤二元又

能先後而為六日之甲也

蠱二不可貞以幹母自貞何能出震以起止之敝隨五亨西山以失地為拘何能善動以亨五之業此蠱期于幹惟要上止而隨期于時惟主初動

隨咎二三兩柔内係而失其所動有以渝二三之係便為隨時之善動蠱咎四五兩柔茍安而失其所止有以飭四五之止便為涉大川先後甲之有事隨戒初不出門震動之男欲其長世蠱尊上之髙尚艮老為

乾子考即父成功不退又非所以厚終也

䷒

巽兌陰卦坤純陰合為臨觀見于上經尊二陽爻為主也臨以下人為德觀以則于人為道臨懼消以下體兌觀尚生以上體巽兌乃正秋巽則東南耳下人是何等虛懷二陽合并不啻有天地大生廣生之盛德

至于八月則忽變為秋氣之肅殺安得无凶

臨曰剛浸而長言澤之浸長遯曰浸而長言山之浸長

兌本柔卦故以剛爻言浸長艮本剛卦故以柔爻言浸長剛浸長而曰八月有凶剛長不專貴其浸也柔浸長而曰小利貞柔長猶取其浸矣象易聖人下二浸字自別陰符說天地之道浸便謬

月令八月水始涸地澤臨秋澤也八月之水也長以積漸消以倐忽是為八月有凶是為消不久

復剛長有雷震之迅臨剛浸而長便如巨浸大澤之水殊未易頓長此皆是實理實象

甘臨无攸利表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君子不以口譽人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

長育之以累年摧殘之以一旦積漸之以累年消涸之以一旦至使滿腔春生之意倏忽變為秋殺之氣臨之大亨以正之天道奚宜如是易蓋以浸長為難而驟消為戒示教思容保之君子知所從事故曰至于

八月有凶耳八豈例為凶月哉

臨彖消不久以兊陰遇坤升上消不富以巽陰遇坤泰小人道消以坤處乾外否君子道消以乾處坤外至于剝之消息在順而能止豐之消息在動不過中時刻俱在眼前竝不須向外摸索

復一剛反濇局都是陽生之氣臨二剛浸長滿局都是陰消之氣震一剛為主一君二民君子之道兊二剛為主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

復剛曰反曰長艮震皆剛卦以艮反震言反以震長子

足以長五陰言長臨剛曰浸長兌柔卦以爻言剛言

浸長復以剛卦言反與長反猶反手長无積漸臨以

剛爻言浸長自復至臨浸以一月二剛方長得成浸

長成兌乃八月月卦之體積漸成浸長之剛倏忽成

頓消之體如為震之生出甚難為兌之收入甚易善

端之充長甚難消亡甚易賢人君子之培養甚難摧

折甚易教思容保之念引長之甚難斷絕之甚易不

令人喜不令人怒為皡皡之臨甚難市私恩猶小惠

為驩虞之臨甚易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故曰消不久

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或以没其柔字見聖人抑

陰之意艮是然震剛浸長為兌是剛長為柔反若以

長得消故以有凶示戒巽柔浸長為艮是柔長為剛

有長而不失其正之義故以小利貞示教震坎艮三

剛周流坤爻從初至上皆不失其為剛巽離兌三柔

周流乾爻從初至上皆不失其為柔既无長象寧有

浸義惟震長一剛爲兑巽長一柔爲艮剛柔相易若從中積久漸漬得來故皆曰浸至于兑剛一長則爲乾聖人于夬曰利有攸往曰剛長乃終艮柔一長則爲坤聖人于剝曰不利有攸往曰小人長夬欲以乾終剝期于順止夬審所尚剝本天行皆聖人繫易之

精意

遯之浸而長者柔曰小利貞柔浸不失巽順之意且是浸成剛止故以貞示利臨之浸而長者剛曰消不久

剛浸非復震迅之義反欲浸成柔說故以消戒凶

☷☴

樂記孰亨而祀非違禮也得觀盥不薦之義

省方觀民設教安城劉氏曰學惟无量故不厭教惟无方故不倦誠密修顯証登此身于无已之途隨方設教嘿載斯人于康莊之上印之大道似更渾成若昭昭然揭日而行懸鵠而射提單詞為宗驅天下從之則茫茫宇宙又若占一蹊徑而逐塊之士即法成魔

者不盡无也夫風行地上執方則入而神无方者風

也如劉氏言深得觀民設教之旨

小人无咎君子何可以小人自安闚觀女貞丈夫何可

以女貞自處蘇氏曰大觀在上故四陰皆以尚賓爲

事初童而未仕者也急于用以自衒賈惟器小而夙

成者爲无咎二譬之女利貞而不利行如不待禮而

闚以相求貞者之所醜也

初六童觀潛谷鄧氏曰初柔在下遯于上德高下懸而

莫之能覿也惟田爾田亦宅爾宅出作入息渴飲饑食明王之道何知焉是固民之質也小人道也二處中閨言不出梱行不踰閾惟壹政肅祇于外事何知焉是固王化之基也禮流視曰淫閲觀其有淫乎貞已上以其道為帝王師為天下師王躬君子王朝君子風于比屋君子无咎矣若猶未也后弗堯舜民不與被堯舜之澤若撻之市予過予讁志能平乎大人无已通天下為己即觀人觀己也可以為觀矣

小畜初二從風而有君子之復觀初二從風而止爲无

咎之民利貞之女剛柔異質若此

程子曰化天下只是一箇風如小畜中孚之五俱曰有

孚攣如家人之五曰王假有家益五曰有孚惠心渙

五曰渙汗其大號漸五曰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觀

五曰觀我生凡皆如程子所謂化天下只是一箇風

風如是則靡然无不向也

易㸔觀卦一爻勝于一爻所觀漸高所見漸别又曰觀

以四陰而逼二陽聖人却謂二陽在上為天下所仰

翻作一段絶好境界其扶陽抑陰往往如此

☲☳

噬嗑足目俱到之學足到而目不到不合目到而足不到不合

噬嗑明罰勅法豐折獄致刑俱以震為主刑罰皆以生人耳豈以戕人之生乎哉

一小善不足以成君子之名君子之所以成名者小善

之積也一小惡不足以滅小人之身小人之所以滅身者小惡之積也

噬腊肉遇毒王肅注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避其難

噬嗑食也又噬市也嗑合也然則所云膚腊胏肉非日中纖贓之市利人所日厭而不足者乎此而不噬不嗑非以誅身而㓨于天下乃有漁商人毫末之利開人主侈大之心如安石之于宋其流禍至今未已也

可勝歎哉

賁中之坎得位噬中之坎不得位諸家謂噬四為間亦是或曰噬賁豐旅皆隂陽之間故皆以用獄言之

噬嗑動而明則亨動稍不明諺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噬初方滅趾噬上遂滅耳者此

噬嗑亨利用獄只當下一步不敢妄動將小罪小惡根芽盡情精讞勿使遺漏直是快刀利斧必斷必絶方稱利用妙手

龍門子厚味腊毒噬嗑遇毒亦實象

易像鈔卷八